

年味悠悠

一到过年，就会想起很多小时候过年的事。

小时候慌年。那时候家里贫穷，平时大人们总是愁眉苦脸的，似乎只有到了年节大家才能快乐起来。那时候年龄小，不会想这么深，只是因为很多想吃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，很多想玩的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玩，所以慌年。记得那时候，过了腊八，我便抓心挠肺地等着过年，眼看着父母一样一样地置办年货，心里的快乐溢于言表，整天像枝头欢叫的鸟雀。

欢乐从前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，美食陆陆续续，好玩的事情也接二连三。其实现在想来，那时所谓的美食和现在相比相差甚远。我所喜欢吃的是母亲炸的红薯丸子，那种香甜的味道是我人生中的甜梦。不知为什么，那时我并不喜欢吃肉，除了饺子，母亲常做的是肥肉和海带混在一起的一道菜，或许是因为调料只有茴香的缘故，这道一年才能吃上一回的美食我觉得并不好

吃。

快乐的事很多，最快乐的莫过于抢“药蒿炮”。除夕夜，小孩子的耳朵从半夜便支棱起来，听到成挂的鞭炮响起来，便立刻冲出家门，新衣服是早就穿整齐的。有更着急的小伙伴，等不到炮响，老早就起来，怕大人骂，就站在院外往小伙伴家扔点燃的小炮，总是闹得鸡飞狗跳。听到约好的信号，大家便都跑了出去。等到鞭炮下雨似的响成一片，小孩子们便奔走在各家各户，早已打探清楚，知道谁家买的是“大挂”，谁家买的是“小挂”。大家一会窜到东家，一会窜到西家，那种兴奋和快乐真是到了极点。不过，这样抢炮也很危险，炸伤人的事情每年都有。

回想起来，那时候过年也不全是快乐。记得有一年，父亲在外面出差回不了家，大哥又在部队上，母亲过年那天脸色很难看，我很害怕，不小心把盛着饺子的碗弄歪了，母亲暴怒，狠狠地打了我几巴掌。而后，母亲竟然放声大

哭。那凄惨的情景，我终生难忘。还有一件令我铭刻在心的事，我和几个叔伯兄弟去给本家的一个爷爷拜年，不知为什么，他给兄弟们都发了压岁钱却没有给我，那种自尊破碎的痛真是痛彻心扉。

如今的日子越来越好了，可不知为什么年味越来越淡了，传统不断地被现代所蚕食，剩下的似乎只有吃喝了。去年过春节，在家无聊的我玩起了“火山”小视频，玩着玩着竟然也学网红开了几天直播。播什么呢？没啥才艺的我，便煞有介事地朗诵起文学作品。起初还有200多个粉丝，播了几几天，围观者寥寥，只好作罢。时代变了，过年的方式自然也会发生变化，但总觉得当今的人们对年的态度越来越淡漠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我还是希望人们不要丢失对年的那种虔诚，那种敬畏，因为只有年味悠悠，我们才能找到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魂魄。

（王新红 太康华夏外国语学校）

真爱至上 执手偕老

前不久，挚友携妻自古城西安归来，分外欢喜。他退休后，就跟随女儿到西安居住了。我们相约在颍河之畔一个较为幽静的小馆子相见，小酌怡情，把酒言欢。寒暄落座后，我们便开始了海阔天空、漫无边际的神聊。兄侃侃而谈，言及周口的新变化，喜不自胜。闲谈间，忆起当年他和嫂子的结合，亦难掩内心的喜悦。

而今，兄已年逾花甲，与嫂结合近四十载时光转瞬即逝，回首往事，仍历历在目，其中不乏浪漫色彩。

兄之文笔出类拔萃，当年在单位其采写的新闻稿件时常见诸报端，深得领导赏识。当初，兄长的姑母与嫂同在一个单位。嫂不但长相出众，而且工作出色，连年被单位评为先进，是一个秀外慧中、百里挑一的好姑娘。兄之姑母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便有意为他们牵线搭桥。

眼见为实。兄颇有计心，见面前，先去其所在单位悄悄相看，果然其姑母所言不虚，大喜过望。

又了解到嫂的母亲比较封建，要求两个人属相相合，年岁相配，否则便不会同意。而嫂又是个孝女，母亲的封建、执拗便是其爱情路上最大的拦路虎。

兄长嫂一岁，属相为猴，民间有“鸡跟猴，泪交流”的说法，他俩的属相按封建迷信说法是“犯忌”，。

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正在兄一筹莫展，束手无策时，希望的曙光亮起。兄户口本上的年龄有异，当初阴差阳错少报一岁，正好与嫂同庚。迫不得已，兄只得善意地跟嫂说谎。几经周折，方才过了“属相不合”这致命的一关，俩人两情相悦，终结连理。

而今，两个人已牵手度过了近四十年平凡岁月，饱经岁月的洗礼，爱情历久弥坚，夫妻恩爱有加。二人育有一女，性格开朗外向，工作踏实上进。一家人的生活美满幸福，令人羡慕。

在几年前的一次父女对话中，兄道出实际年龄，恰被一旁的妻子听到，方才露出马脚。而当她明白兄的良苦用心后，方才如梦初醒，嗔怪道：“假如我妈健在，知道你当年骗我，一定会收拾你！”兄理直气壮辩解说：“岳母如还活着，一定会大彻大悟，摒弃旧观念，为我们的幸福结合感到欣慰。”嫂动情地点头微笑，两个人幸福甜蜜地依偎在一起。

（胡玉华 邮储银行周口大庆路支行）

难忘奶奶做的芝麻饼

周六晚上在单位加班，厨师做了芝麻饼。我拿了一块刚咬了一口，那久违的香味就直达肺腑。芝麻饼越嚼越香，淡淡的甜香，让我想起了奶奶做的红糖芝麻饼。

小时候我与奶奶生活在农村，生活十分清苦，只有过年时，才能吃到奶奶做的芝麻饼。

腊月二十八这天，我和奶奶早早起了床，吃过早饭，奶奶洗净手，开始揉面团。

奶奶年龄大了，揉一会儿就开始喘。我搬来小板凳让奶奶坐下休息。奶奶不闲着，搬起小板凳坐在灶前烧火，炒芝麻。八岁的我洗净手帮奶奶揉面团，揉了不大一会儿，胳膊开始酸痛。我停下来，甩了甩胳膊看看奶奶。奶奶看着我，又看了看面盆，说：“三光了，你歇会儿吧。”三光指的是面光、盆光、手光，这样面粉一点不

浪费。

芝麻炒香后，趁热撒些红糖拌匀冷却。奶奶在揉好的一个个小面团里放入一小勺红糖芝麻，搓圆，压扁。

我坐在灶前烧水。水烧开后，奶奶把一块块芝麻饼摆在蒸笼里，盖上锅盖。

奶奶忙完，来到我身边，说：“我来烧火，你去玩吧。”我带着弟弟妹妹就出去疯了。

当我们满头大汗回到家时，芝麻饼的香味扑鼻而来！又累又饿的三只小馋猫，趴在锅台上看着奶奶。奶奶拿一个盘子，从大锅里夹出几块热气腾腾的芝麻饼。我们盯着饼咽着口水，伸手去抢。奶奶打了一下我们的小手，说：“太烫了，凉了再吃。”奶奶把盘子放在桌子上，又说：“洗洗花猫脸去。”

我打了一盆水，我们胡乱洗了手和脸，就跑过去抢芝麻饼。

我拿一块递给奶奶，奶奶摆摆手说：“我咬不动，你吃吧，好孩子。”我咬了一口饼，芝麻红糖汁流进嘴里，甜在心里。

我和弟弟妹妹大口吃着芝麻饼，哈哈笑着，满脸皱纹的奶奶看着我们也开心地笑了。忽然，奶奶喘不过气，大声咳嗽，我赶紧拿药给奶奶，奶奶喝了水服了药后好多了。奶奶把我们拉到身边，开始给我们讲故事。

我们听着奶奶讲的故事，吃着奶奶做的芝麻饼，慢慢长大。长大后的我，回到城里父母身边。不久，奶奶离开了我们。

每年春节，我们都会做些芝麻饼，放在奶奶的灵前。

（姚梅 川汇区文明路）